离石区文联邀请特种兵作家王昆来离石区作专题讲座

本报讯（本报记者 李够梅）近日，离石区文联邀请特种兵作家王昆，为全区文学爱好者作了题为“特种兵出身的作家怎样写特战故事”的专题讲座。

王昆，安徽淮北人。2014年开始文学创作，特战题材代表作家，腾讯中文签约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在《人民文学》、《十月》、《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文艺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各种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曾出版长篇小说《终极猎人》、《我的特战往事》等。

讲座中，王昆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创作经验，用独特的视角讲述了文学创作的心得，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理念，进一步帮助现场的文学爱好者理清了创作的要点和重点，开阔了创作视野。讲座内容丰富，案例详实，讲解深入浅出，对文学爱好者创作水平的提升有了很强的专业指导性，使文学爱好者深受鼓舞！

文学爱好者纷纷表示，这场讲座就像是一场“及时雨”，让人受益匪浅，收获颇多。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将通过自身的生活体验，不断地积累身边丰富的素材，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

离石区文联主席李心丽告诉记者，邀请著名作家为离石区的文学爱好者开办讲座，给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与名家面对面学习交流的机会，目的是希望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提高全区文学爱好者的素质，改变他们的理念，使他们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唯有碛口

□ 张金厚

你不妩媚，也不妖娆，怎么说也算不得太美。你不屑于丰满的肌肤，撩人的媚笑。你极有棱角的脸，白毛巾绕头一扎，大怀袄拦腰一扣，白腰带斜别着船桨。最要紧的还是眼睛，眸子是纯粹的黑，眼白却泛着蜡黄，整天半闭半开，勾人远思的深邃。不管远明的晨阳，还是大清的夕照，火辣辣往你身上一撒，便是一抹重重的写意。

我知道，你不是在等我，但我却好像在找你，找了很久很久。我知道，你的沧桑，并不是因为我来的太晚，你的深沉，却是因为你走的太早。明代的卵石一铺，你就注定成为一个撩心的迷面，清初的砖瓦一砌，堆起的是几百年后让人惊诧的古韵，我知道，虽然这并非先贤的初心。真的，就现今来看，你并不纯秀，但很古典。你不懂得害羞，落落大方地看着一个个来者。碛口，我想大声喊你一声，一声喊出，我才真正觉得你的名字不适宜心里默默吟诵，只有大声喊出来，那才叫痛快。站在你面前，我收起了张开的双臂，我没法拥抱你，因为你不是需要拥抱的那种，是的，又有那双臂膀能拥抱得了你！接下来便是一种冲动，扑入你的怀里，听你的心跳，享受你的抚摸。碛口，我是来迟了，你没有怪罪，我知道，你不在乎来迟与来早，也不在乎来与不来，凡来者，你都捧着古风柔柔地抚摸，因为你胸前，是一条大气磅礴的黄河。

看见了吧，柳林已灯红酒绿，临县亦高楼比肩，就连河西的吴堡姑娘早已穿上了超短裙，这已是一个穿牛仔和摸口红的时代，尽管漂流而下的盏盏河灯还是那样的红，灯盏里已不是往日的麻油。这样，碛口这北国的古典汉子便名播四海了。然而，舞厅里酒楼上浓浓的胭脂味闪烁的霓虹灯熊熊压来，你那蜡黄的老眼还能睁得开吗？你的那种操守还能撑得多久。

吕梁文学季，那是一个盛会，厚重古朴的文学和厚重古朴的碛口联姻，让人突然明白，从今天起，文学要从这里出发。不禁想起古人崔炳文的诗句“物阜民丰小都会，河声岳色大文章”，感佩古贤的如此先见。远流湫水，近淌黄河，今天，当诗人面河而咏，巧了，主持人就叫欧阳江河。“天如水腾浪，碛远有高峰”，诗人刚刚咏出，黄河远处的皮艇上便传来一青年的高歌，“峰高有远碛，浪腾水如天”，又是一巧，巧的不单是诗的回文，更巧在诗人与船夫的呼应。诗人，黄河，碛口，船夫，几个字词在阳光下格外亮丽，回头望去，古街上的明砖清瓦回射出默 默的凝重。

想起了著名画家吴冠中，绝对的国宝级大师，应尊一声吴老，吴老有两个喜好，手中一支画笔，脚下万里河山。吴老深邃的眼里装满旖旎和锦绣。吴老一到碛口就惊呆了。吴老凝视着碛口就像凝视着高古。吴老脸上堆放的是满满的虔诚。吴老没日没夜地和碛口对视。吴老吃着碛口做的小吃蘸墨作画挥毫著文。吴老三出碛口，说他还会再来，一定要来。吴老揪心地离去。吴老离去时捡了一块散落的瓦片，那是碛口赠他的信物。碛口的遗憾是吴老没有再来，吴老的没有再来让碛口的揪心变成了失落。碛口人总这么说，吴老在临终前还念叨了一声碛口。

碛口知道自己的体量，不敢睡在水上，碛口知道，戏水是姑娘的事。自己这骨架，只能睡在山上，以山为床碛口才睡的沉实。山风掠过，那只是碛口变换了一个睡姿，说了几句梦话。那一排排古蓝色的砖窑是碛口的披风，披风旧了，烙印了岁月灼烤的斑驳。每天，为碛口守夜的是黄河，今晚，又添了我，黄河常在，我却是过客。但我们都听得出来，碛口的鼾声全都是民族的味儿。

凌晨，河面还暗黄，小船已开桨，时间还不到四点，碛口就早早醒了，忙着只有黄河才知道的事。打从明朝那会起，碛口就不会睡懒觉，不光是心里有事，还有那三声鸡鸣，两嗓号子，一阵狗叫。

“哟……嗨嗨，哟……嗨嗨”，突然传来高吭的号子，我知道旱水码头起船了，那号子不是飘过，而是撞来，那声音纯的不用过滤，不用多，只一声，碛口人血管里的液体便澎澎湃湃。早晨起来，一声一声的号子打包了碛口人的心，碛口人的梦便由山上移到了船仓，带着梦起航，碛口人的梦是有声音的。

晨光下，我倚着船栏，定定地看碛口，一块青砖，一领曲瓦，一个庭院，一间老屋，看着看着，心都沉了进去，觉得明王朝就是昨天的事，大清朝也是刚刚从黎明中闪过。仿佛看到庭院中哪家的柴门开启，走出一位白须冉冉的老者，头戴瓜皮帽，身着青布长衫，那是东财院的李登祥还是西财院的李带芬？碛口，就是一个叫人把不住幻觉的地方。

古槐魂

□ 梁大智

走进文水子夏山下的康家堡村，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村口的几株古槐，墨绿色的树冠好像是一团团墨绿色的浓云，给这个古村落平添了几份诗意，几份气概，让人肃然起敬。这树要有上千年了吧，树干要三、四个人手牵手才能抱住。几只啄木鸟展开漂亮的羽毛，在树上飞来飞去。

在民间，人们把槐树视为一种吉祥树，过去都喜欢在大门口和十字路口栽植槐树，并把那些古老的槐树视为“神树”。

传说当初移民们被困了手，官兵刀枪相逼着上路时，不少人纷纷拽住大槐树，就像拉着亲人的手，死死不放。那些官兵用棍棒驱赶不开，便拔出刀剑，砍断人们拽着的槐枝，驱赶移民启程。无情的刀剑把移民跟大槐树分隔开了，但移民们望着槐树，手抓槐枝仍然不愿扔掉，直至移民们被押解着越走越远，故乡的大槐树渐渐望不见了，唯有手中的槐枝，成了人们心目中古大槐树的象征。到了移民地后，移民们对家乡的恋情，对亲人的思念，就都倾注在这小小的槐枝上了。为了表示不忘故土和思念家乡亲人，移民们便把从古槐树上折下的槐枝，栽植在新居的院子里，精心浇灌、培育，待到生命力顽强的槐枝，在新土上生根发芽后，移民们眼看着回归无望，渐渐也就安心垦荒耕作，繁衍子孙了。但他们始终把自家院子里的槐树，作为故乡的象征，逢年过节时，不少人还在此树下烧香焚纸，叩头祭拜。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做法便沿袭成俗，渐渐又将槐树当做先祖的象征。

我们无法考证康家堡古槐的由来，但可以看出，当地人对古槐有多少崇拜和敬仰，那裹在大树上的红布，挂在树枝上的红灯笼，寄予了老百姓的几多情怀和愿望。

透过槐树枝叶，错落有致的康家堡古村展现在眼前，几幢虽破败，但风韵犹存的层楼，仿佛诉说着康家堡昨日的繁华。

康家堡说起来曾经是茶马古道重要的驿站，这里是晋中平原通往碛口水旱码头的要道，也是战争年代通向延安的必经之地。当年刘少奇去延安就是从康家堡村前的小路通过的，并在康家堡小憩。那座不知道什么朝代修的小桥，承载了多少革命志士投奔延安的足迹。

村口小戏台曾经是演灯影和木偶戏的地方，小小场地中央耸立着一颗古槐，古槐下立着一个石碾和几块平整的石头。每当有客人来，八十多岁的郭兆琪老人就会坐在石碾前，滔滔不绝地讲有着“小延安”美称的康家堡抗战故事。只要你愿意听，他可以给你讲三天三夜。抗日战争期间，康家堡驻扎过文水、汾阳、平介等抗日县政府，也曾驻扎过八路军的卫生院，经常有八路军在这里活动。

村东有座考究的院落，虽已衰落，但还可以看出厚厚门窗都钉满铁钉。这里的主人梁翟让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大夫，那时县城里的日本人经常请他看病。人们不理解他给日本人看病，怨恨他。后来才知道他是利用出入县城方便条件，侦查敌情，并把药品、火柴、墨水带回来，送给八路军。当年解放文水战役指挥所就设在康家堡，贺龙在这里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

绕过一个坡，有两间旧窑洞，这里是知青张铁环居住多年的窑洞。一位天津小姑娘，把自己的青春、爱情、事业、生活都献给了康家堡这个小山村。

不远处又有一棵大槐树，多少年前一声雷响后倒下了，多少年后根部长出的枝叶依然是枝繁叶茂，这就是大槐树的生命，这就是大槐树生命的力量。

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一个村庄，如果没有几棵古槐，总会感觉缺少了点什么。在柳林工作的时候，在那槐花飘香的季节，我总会去一趟槐树沟，那满山满沟的槐花香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康家堡的大槐树眺望着碧绿清澈的神堂水库，陶醉着小沟潺潺的流溪和瀑布……在流逝的岁月里，聆听了多少人生风雨，静观了多少红尘悲喜，守望了多少夙愿梦想？

人来人往，岁月蹉跎，有多少人和事值得追忆？只有古槐一如既往地把根扎入大地，把绿色延伸，再延伸，守护着村庄，守护着心灵，给人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一种气节。

站在康家堡古槐下，冥冥之中感受到对自然地敬畏和对生命的崇拜。古槐，是游子思乡的寄托，是把根留住的地方，是一个村庄不可或缺的魂魄。

周末小记

□ 蓝雨

（一）

那些开在菜园里的花朵
就是果实的前身，
它们素朴实在，
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
突然淡然地打开自己
不炫耀也不自卑，
我就喜欢欣赏它们这样默然而低调的样子，
勤勉不为其难，一直生长。
你说，获得认知世界的方式有好多种，不一定非要同一种样子。

（二）

此刻，我把那片叶子看成一首诗
一首生活中随意的诗。
在寂静的深夜
最好带着自己的灵魂摆渡一次，
放飞封闭的自我。
此刻我必须继续给自己体内加热存电，
此刻我清晰地看到
有一些人面目全非，有一些人狰狞，有一些人趾高气扬，有一些人却始终属于平和心，和颜悦色。
就一个眼神，就一句话，就一举手
一抬脚
不用再说什么了
结局已成无言。
感觉自己一下子明白了好多。
此刻，眼前的栅栏就是虚设
我把它看成此刻此地的风景，
日常里没有也看不到海市蜃楼。
此刻，你的名字是我心底的疼
我会一边嘬你一边于心疗伤，
以中草药，尽量用清水多泡一刻钟
以文火慢煮。
以后的日子，我依然喜欢着布衣话桑麻
素朴古雅，平实地继续修正和修炼自己的心。

端午

□ 李峰

糯米是日子的稠稀，嵌在其中
的几粒红枣，恰如我们依偎在
母亲的怀抱。用几片粽叶包起
那是父亲在为我们掖好被角。取一根
马莲拴紧时，父亲已走的很远很远

这个季节，我的心比一片粽叶卑微
丝毫不敢有赛龙舟的非分之想。惟愿
坐在老屋里，陪母亲淘米、洗枣
一片一片捡拾那粽叶时，母亲的头发已像马莲
一样灰白。此时，一锅粽子正在拉着儿女情长

红霞

□ 高邑佳

薄暮冥冥，
云聚雾拢，
夕阳不露声色、
悄咪咪的
染红了半边天。
心中腾起感动，
热乎乎 暖洋洋的，
像那片娇艳的霞，
羞涩着容颜。
悠悠荡荡，
不以疾尔 至千里，
携深沉热爱 与牵挂，
轩昂舒展。

石头记（外一首）

□ 李峰

摆在院子里的石头，都有灵石的仙风道骨
或卧或立，威严中显示着主人的生存态度
如果是灵壁石，那就是一尊佛。要有一条黄河石
日月星辰都是蓬勃的气象。善待它就是在修行

新石器时代的那些物件，有祖先骨骼的硬度
一个烫酒壶里，可以盛得下一个王朝
推面的石磨，是喝了酒的汉子，转动起来
咬紧的是牙关，碾出的是日子。一个磨盘就是一个家

几十年前，在河边拾得一块小石，样子
粗糙，形似窝头，置于书柜，取名“窝子石”
偶与院子里的灵壁石、黄河石对视时，有沙砾脱落
我把它握在手心抚摸，眼前总晃动着父亲推磨的身影

小满

一千朵玫瑰里，只敢索一枝于心底
多余的都带有刺，会让我一生伤痕累累
一大缸的酒，那是一个乾坤般的大爱
抿一小嘴，足以抵顶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那么多的雨水，行走在这个多情的季节里
我只需一把小伞，一杯茶，说出一句祝福的话
田野里的麦子抽穗了，江南的桑蚕吐茧了，我只配
有一口粗茶淡饭，一床小棉被和一颗卑微的心

天下最大的事情是母亲的事情

□ 赵月琴

母亲节前，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情，使我颇为感动。朋友说：

小昊是我们办公室的干事，但同时也是一枚非常珍贵的奇葩，大家在震惊他的事迹的同时，无不对他竖起大拇指。

三年前，小昊来我们办公室时，据说是经人介绍。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小昊来了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我们办公室积攒了半个月的公用垃圾桶给清理了。

这件事让大伙很震惊，也很难堪，不过很快就都默认了，因为想着这不过是新人乍到，给同事的一个问候罢了。而且，按照我对现代年轻人的看法，绝不相信他会一直把那垃圾桶倒下去。

没想到，小昊让我们刮目了，从此以后，三年来，我们办公室的垃圾桶再没有满溢过，而且，因为他的勤快，办公室的环境有了很大改观，瘦瘦弱弱的小昊像一缕清风，在每一个心里都留下了清新的印迹，加上发生在小昊身上的另外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更是让大伙对他无不另眼相看。

小昊到公司时35岁，身材瘦削，两只眼睛因为营养不良而有些深陷。他大学本科毕业，学的是计算机硬件专业，在大学时曾拿过竞赛奖，辗转来到我们公司后主要负责维修各部门、单位的电脑。

这确实是一个折腾人的活儿，尤其是当小昊的能力不断得到认可，以着他的好脾气更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上，故障的电脑想让小昊修修，没故障的电脑想让小昊看看，运行卡的想让不卡了，运行不卡的想让速度再快些……总之，小昊的工作确实讨了不少大家的好。

但是，他这么卖力图什么呢?久了，便有人开始质疑。而我，也是一次偶然的迟到，撞上了小昊的秘密。

我看他背得那么重，不忍多说话，劝他小心些，又和他一起出院门拦了出租车，看他小心而细致地把母亲放在后座上，自己又上去扶着老人。车慢慢离开，我心里很感慨，觉得这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那天下午，当我满腹狐疑地问及主任小昊的情况时方知，主任说他确实给了小昊一些方便，因为，他来这里是民政局介绍的，因为这孩子没有父亲，只有病患的母亲，他必须予以及时的照顾，为此，他已失了几份工作。小昊很珍惜当下这份工作。

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他愿意为我们大伙清理垃圾筒，根本不是做做样子，而是情之所至。

其实主任说的所谓的照顾便是，为小昊在公司单身宿舍安排了一个单间，小昊和母亲住在一起。平时上班的时候，母亲就在房间里，主任安排宿舍楼管理员每隔一个小时去宿舍看看，帮忙倒点水，遇上有个要上厕所大小便或者人不舒服，管理员会给小昊打电话，小昊便忙不迭失地赶回来照应。所以，小昊的时间一直在奔波，根本无法停下来。当他去给各部门修电脑的时候，心也一直是悬着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母亲会有事情要他跑回去照应。当然，他也基本了解母亲的习惯，除非事急，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工作。对于主任和管理员的帮忙，他心中自是充满感激，抽空也会帮管理员做很事情，甚至帮忙干一些宿舍楼道里的粗活。

时间久了，同事们也不免为小昊担忧，感觉这样下去，当妈的可真是拖累孩子啊。因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自然有他在工作上的上升空间，但是，如果他必须在工作中回去照顾母亲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他的工作的。

但是，小昊说了，那个不重要，请大家不要为他担心，工作上的事情他一定尽最大努力，公司所有的电脑情形他早已了如指掌，突发的情况基本应该都可以防范，至于未来发展，他觉得这一次遇到贵人，让他在这里安顿下来，较之以往在外面奔波打工已经好了一千倍了。这一生，他不求太多。因为，他始终坚定地认为，在所有的事情中，母亲的事情最大。因为，母亲在，家就在。因为，母亲在当年能用瘦弱的身躯将自己从倒地的电线竿下完好地保护，这世间就再没有一件能比母亲大的事情。

小昊说这段话的时候，是在我们办公室搞的一次元旦联谊会上，那天他很动情，他的母亲当天也一起出席。对于他的善行，我们都已接纳并给予理解。时至今日，他仍然在努力地奔波，他说希望未来日子能更好一些，毕竟母亲的病还是需要继续医治的，虽然完全康复的可能几乎没有，但他愿意就这么日复一日地陪着母亲走下去。

因为，母亲在，家就在。因为，天下最大的事情就是母亲的事情。